


# 中原大战

王晓华 张庆军 编著



江苏古籍出版社

# 目 录

|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|-------|
| 楔 子        | (1)   |
| 第一章 北伐胜利   | (7)   |
| 四大军头告祭西山   | (7)   |
| 二桃杀三士      | (11)  |
| 功高震主       | (17)  |
| 第二章 军事编遣   | (26)  |
| 各自想拳经      | (26)  |
| 裁人不裁己      | (33)  |
| 勾心斗角的编遣会议  | (39)  |
| 第三章 蒋桂战争   | (48)  |
| 金蝉脱壳       | (48)  |
| 肘腋生变       | (52)  |
| “苍蝇不叮无缝的蛋” | (58)  |
| 第四集团军烟消云散  | (64)  |
| 第四章 冯蒋交恶   | (72)  |
| 孙良诚撤离山东    | (72)  |
| 退守关中       | (78)  |
| 韩、石叛冯      | (83)  |
| 冯玉祥下野入晋    | (92)  |
| 第五章 桂张联手   | (98)  |
| 桂系孤注一掷     | (98)  |
| 张发奎、俞作柏倒戈  | (104) |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桂张军图粤失利 .....          | (110) |
| <b>第六章 护党救国</b> .....  | (117) |
| 虎落平阳 .....             | (117) |
| 宋哲元领衔反蒋 .....          | (122) |
| 石友三炮打南京 .....          | (131) |
| 唐生智大意翻船 .....          | (136) |
| <b>第七章 阎冯倒蒋</b> .....  | (145) |
| 鹿钟麟秘进建安村 .....         | (145) |
| 阎蒋电报战 .....            | (153) |
| 批亢捣虚，互相攻讦 .....        | (161) |
| 仇人握手打敌人 .....          | (168) |
| <b>第八章 大战在即</b> .....  | (178) |
| 冯玉祥马到潼关 .....          | (178) |
| “苍髯老贼，皓首匹夫” .....      | (184) |
| 韩复榘退避三舍 .....          | (192) |
| <b>第九章 鏖兵中原</b> .....  | (202) |
| 兵戎相见 .....             | (202) |
| 西北军初试牛刀 .....          | (208) |
| 桂张军顾头不顾尾 .....         | (214) |
| <b>第十章 万马逐鹿</b> .....  | (220) |
| 豫东口袋大战与放弃亳州 .....      | (220) |
| 津浦线由胜而败 .....          | (225) |
| 陇海线“八月攻势” .....        | (231) |
| <b>第十一章 扩大会议</b> ..... | (237) |
| 北平国民政府成立 .....         | (237) |
| 阎冯联军分崩离析 .....         | (245) |
| <b>第十二章 少帅助蒋</b> ..... | (256) |
| 天下归心的“九·一八” .....      | (256) |
| 东北军入关 .....            | (264) |
| 哪管国事纷纷 .....           | (271) |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<b>第十三章 黄雀在后</b> .....      | (276) |
| 无路可退 .....                  | (276) |
| 张学良春风得意 .....               | (280) |
| 蒋介石战胜对手的奥秘 .....            | (289) |
| <b>尾声 天下痛心的“九·一八”</b> ..... | (294) |
| <b>后记</b> .....             | (297) |

## 楔子

公元1928年初，因桂系“逼宫”而下野的蒋介石再度出山。4月7日，即发布讨奉檄文，向北伐最后一个敌人张作霖宣战，自称“提师伐罪吊民，戡定已十八省，只余北地妖氛。此行统军北伐，誓必扫穴犁庭，剪除孙张凶虏，以求革命完成。”同时，下达总攻击令，四个集团军近百万之众，分由津浦路正面、海州、归德、曹州、濮阳；京汉路正面、井陘、五台、雁门等地出动，压向张作霖控制的冀、鲁、察三省腹地。战线北起晋北的偏关，东迄苏北的海州，绵亘2000余里。

张作霖不甘坐以待毙，仍在苦苦挣扎。

他感到了岁月沧桑，老之将至，力不从心了。这种感觉自当年郭松龄反戈后，就一直在他心里滋生、蔓延，仿佛布满他的全身。尽管有时他强打精神，故作豪杰状，但亲近他的人发现：大帅经常愁容满面，无论开会时，抽鸦片时，与人谈话时，抑或看电报公文时，从未一开笑脸，时发叹息之声。

他悄悄地问五姨太，我们的好运真要到头了吗？当年他战败吴佩孚，声势之鼎盛，举国无出其右者。却有位卜卦者断言，他只有数年好运，月盈而亏，盛极而衰，大坎在即恐过不去。

“真是如此，我们只有一走了之，回关外，关起门来过日子喽。”

见五姨太不答，他自言自语嘟噜着。目前，军事上已经毫无办法，自蒋介石发布总攻击令始，不足两个月，奉军全线崩溃。5月31日，晋军夺取保定，北京城已无险可守，正处于风雨飘摇、一夕数惊之中。6月1日，张作霖在怀仁堂与列强在中国的外交使团告别，声明撤离北京。6月2日，发表“出关通电”：“本为救国而来，今救国之愿未偿，决不忍穷兵黩武，爰整饬所部退出京师。”还在往脸上贴金。6月3日，张作霖出关所乘包车已挂在两节蓝钢车后面，静静地躺在北京站，升火待发。

日本公使芳泽谦吉在最后一刻将张作霖堵在了中南海，并要求张接见。他拿出一叠文件，要求张作霖在出关前履行签字手续。

这是一份日、张秘密约定，出笼于1925年郭松龄反奉之际。当时，郭军变起肘腋，从滦州一直杀到新民，威风一时的张作霖正打算通电下野，日本人乘机插了一手。

日本关东军参谋长斋藤，通过张作霖的顾问日本人町野武马，与张作霖签定了卖国密约。密约的内容分五项：1. 日本臣民在东三省和东部内蒙古，均享有商租权。2. 间岛地区（即延边地区）行政权的移让。3. 吉敦铁路的延长，并与图们江以东的朝鲜铁路接轨和联运。4. 洮昌道（指奉省西北部）所属各县准许日本开领事馆。5. 以上四项的详细实施办法，另由中日外交机关共同协商决定。

日本关东军保证对郭松龄发出警告，不许郭军在满铁沿线20里内落下一颗炮弹；并说在必要时，日本关东军可出兵保护张作霖，同时维持奉天省的治安。

果然，当郭松龄部队占领了新民之后，日军立即横刀立马，新民至沈阳一带，布满了头戴钢盔的日本兵，上百门大炮加入了奉军的防线，日本空军狂炸新民，骑兵焚烧了郭军的弹药库，配合奉军的进攻。在这种形势下，三面受敌的郭军，阵脚混乱，郭松龄虽亲临前线，组织进攻，但独木难撑，无力回天，终于失败，郭

氏夫妇被俘后遭枪杀。

尽管张作霖躲过了这一劫，但病急乱投医，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，事后他懊悔不已，这份“日张密约”一旦履行，无异是将东北卖给了日本人，卖国贼的耻辱将伴随他终生。

好在这份密约只是个草约，还没有履行正式手续。亡羊补牢，未为晚矣。因此，尽管日本人纠缠不断，张作霖咬着牙关不松口，6月1日在与外交团告别时，他又重申了自己的决心：“不管怎么样，我姓张的不会卖国，也不怕死。”

所以，当他一听到芳泽来访，脸色立刻冷了下来，没好气地骂道：“日本人不够朋友，竟趁人家危急，掐脖子要好处。”

翻译陈庆云摆摆手，示意芳泽公使就在外面的客厅，张作霖的骂声会传到他的耳朵里。

张作霖的鼻子里发出不屑之声，一股怒气直往上涌，索性扯开了嗓门：“我张作霖最讨厌这种办法，我不能出卖东北，以免后代骂我张作霖卖国贼。我什么也不怕，我这个臭皮囊早就不打算要了。”他打开文件柜，从里面抽出自己那份“日张密约”，吩咐陈庆云交给芳泽谦吉。

“告诉那个芳泽，我今天太忙，不能见他。”张作霖满脸的不耐烦。

抖开张作霖送还的“日张密约”，芳泽心里一凉，签名的地方依然是一片空白，他心里哼了一声，又羞又怒地退出了中南海。

日本方面已经有了对付张作霖的主张，日本军部，特别是日本关东军，坚持认为欲伸张日军在满权益，必须使用武力。他们甚至已不耐烦与张作霖谈判，一再要求日本政府和军部向山海关、锦州等地增兵，直接解除张作霖败军的武装。但日本政府田中首相因顾忌英美的干涉，认为武力干涉，不如武力威胁更为有效。

然而关东军司令部左右了对“满蒙”的外交，关东军司令官村冈和他的高级参谋河本大佐商量，认为只有去掉张作霖，日本在“满蒙”的利益才会有质的发展。

关东军司令部参谋竹下义晴潜入了北京，秘密侦察张作霖的行动安排，不久就传来消息：张作霖已决定逃往关外，回到奉天。

河本大佐马上派出十几名日本特务，到山海关、锦州和新民等地，让他们监视这些车站，在张作霖专列通过时，随时电告。

刺杀张作霖的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，为此，村冈特意从朝鲜调来一个工兵部队中尉，专门负责安置炸药，河本又找来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中队长东宫铁男上尉，让他负责爆炸的具体事宜。

数百公斤炸药安置在满铁线和京奉线的交汇处皇姑屯，这是张作霖回沈阳的必经之处。

“用炸药爆破失败怎么办？”东宫有点不放心。

河本眼里泛着凶光：“那我们就再准备一手，让火车出轨翻车，乘其混乱之际，我率刺刀队冲上去，挑死张作霖！反正不会让这忘恩负义的家伙活着回奉天。”在日本人眼里，张作霖是日本豢养的一条狗，没想到对方食言而肥，不但不履行过去的日张密约，而且自以为羽毛渐丰，对主人摆起了架子。这就令村冈和河本大佐不能容忍，决定干掉张作霖，趁奉系军阀内部混乱之际，出兵满蒙，一劳永逸地解决满蒙各种悬案，使满蒙彻底日本化。

6月3日晚，河本接到北京发来的密电，张作霖的专列已从北京发出，估计6月4日晨到达皇姑屯。

“为帝国荣立战功的机会到了。”河本的眼睛里充满了狂热。

芳泽公使刚走，张作霖就上了他那辆黄色轿车，出帅府西门，直奔北京火车站。

月台上，明晃晃的灯光映衬着卫兵雪亮的刺刀，充满着森严、



沉闷的空气。张作霖频频回首，步履沉重，他感到了衰老，感到了疲惫，黯然神伤，雄风已逝。

火车驶出了北京站，随行人员的心都悬了起来，因为在此之前，奉天宪兵司令齐恩铭曾打电报告之，京奉路与满铁路的交叉点处，日方近日来不准行人通过，希请防备。但是张作霖不以为然，他认为日本人胆子再大，也不敢在他家门口下手。他心里一直认为，日本人将来还有求于他，不会害他。

日本人也把自己的狰狞面目掩饰得很好，火车经过山海关站时，车站有两名日本守备队站岗，态度如常，看不出紧张的样子，奉天留守吴俊陞也专程赶到山海关迎接。

终于踏进了自己的地盘，所有人都长喘了一口气，放下心来，解衣而卧，火车一路呼啸，至天亮时，已到新民，铁路沿线都有士兵警戒，面向外立，十余步就是一岗。

张作霖目睹此景，又勾起他扩张的野心，他对吴俊陞说：“我们关起来养他两三年，出关后依然是老虎。”

吴俊陞体贴地关照他：“大帅，车已过皇姑屯了，有点冷了，穿大衣吧。”

话音未落，一声巨响，张作霖所乘那节包车已在一阵烟雾翻腾中，呈支离破碎状飞向四周。

正在远处观察的河本大佐在望远镜里清楚地看到这一幕，他得手了，兴奋得满脸通红，以为立下了盖世奇功。

奄奄一息的张作霖在卫队的护送下终于撑到了沈阳大帅府，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：“我受伤太重了，恐怕不行了，告诉小六子（张学良）好好地干吧！叫小六子快回奉天。”

一代枭雄张作霖终于闭上了眼睛，天津《大公报》评论说：“张作霖雄踞关东，手创霸业者十五年，丛谤一身。然终张之世虽与日人曲尽周旋，于国土主权，则保持匪懈，故卒攫日人之怒，皇姑屯一弹，身虽惨死，心迹则大白于天下。”

张作霖之死，标志着北洋政权的彻底结束，6月8日，商震率晋军进入北京，北京城头，王旗变幻，青天白日旗迎风招展，中国的历史，从此翻过了一页。

# 第一章 北伐胜利

## 四大军头告祭西山

公元1928年7月6日，北平西山碧云寺，孙中山遗体停放之所在。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，国民党中央决议将北京改为北平。

自晨起，这里已是人山人海，大门外之空地，汽车已无处停放，冠盖云集，祭者不绝。花圈、花篮如云堆浪涌，簇拥在灵塔之前。

蒋介石6月26日由南京出发，一路停留，至7月3日上午进入北平，略事休息，即更衣肃容，前往碧云寺恭谒孙中山遗体。从当日起，就一直住在寺内含青舍，一表对孙中山怀念之情，另外也有示自己为先总理继承人之意。

这一日，他闻鸡即起，澄心静虑，一炷楠香青烟袅袅，如若拜佛参禅，等候着祭典的开始。

8时20分，在悲沉雄壮的军乐声中，蒋介石身着灰蓝色军装，打着裹腿，足登皮鞋，满脸戚色中遮不住一丝大功告成的得意与自信，缓缓走向祭塔。阎锡山、冯玉祥、李宗仁紧跟其后。

蒋介石的步子迈得缓慢而从容，犹忆当年北上时，恍如昨日，风风雨雨北伐路，竟让他整整走了两年，其中之曲折，之艰辛，惟有心知。

灵台就在前面，蒋介石拾阶而上，路还有多远？伸展到何方？

他的眼睛默默地向前望去，张学良统帅的东北军仍虎踞关外，东北尚未归于国民政府辖下，张宗昌的残部仍在滦河一带负隅顽抗，但这些他不担心。7月1日，张学良已发表声明，声明绝不妨碍国家统一。如今双方信使来往，显然东北已无用兵必要，青天白日旗飘扬于白山黑水将为时不会久远（是年12月29日，张学良宣布易帜，奉、吉、黑、热四省自当日起遵守三民主义，服从国民政府）。至于张宗昌，更不足为患，他已布置白崇禧、商震等将领各率所部，联合进剿，不愁不灭（该年9月，白崇禧挥师与张宗昌残部激战于滦河，张大败而逃，直鲁联军消灭殆尽，此为北伐最后一战）。对此，蒋介石胸有成竹。

让他真正担心的，是现在紧随他身后的冯、阎、李三大派系巨头，他们现在已经羽翼丰满，功高震主，尾大不掉。

在蒋介石的左侧身后，紧跟着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阎锡山，在他那略嫌狭窄的脑门上，写满了一个商人的精明与奸诈。

阎锡山，字百川，别号龙池，山西省五台县人，1883年10月出生在一个地主、商业高利贷者家庭。16岁进县城“吉庆昌”钱铺学徒。二年多时间里，长进不少，投机商人那套“精打细算”、“唯利是图”、“取巧钻营”的本领被他日夜揣摩，操练得得心应手。

虽然阎锡山以刁钻狡猾而著称于当时，但他始终有两个惧怕的人：一个就是走在他前面的蒋介石，但目前他还没有体会到此人的厉害，只是在后来的一系列斗法中，才自愧技不如人；另外一个就是已经死去的袁世凯，阎锡山承认：袁世凯“智谋足，手段毒”。有袁世凯在，阎锡山不敢猖狂，辛亥革命期间，他窃取山西新军起义的胜利果实，做了山西都督，袁世凯略施小计，就让吴禄贞、阎锡山组织的“晋燕革命联军”作云烟散，吴禄贞遭刺杀，阎锡山弃太原而惶惶旅途，状极狼狈。

从此，阎锡山匍匐于袁世凯脚下而不敢妄动，通过袁的盟兄

弟董崇仁，以表达竭诚拥袁之意，方换得重返太原。袁世凯欲解散国民党，他马上声明脱离国民党；袁世凯欲称帝，他马上表态：“锡山窃日夜延颈企望，私心默祝。”袁大总统皇袍加身，他阿谀奉承，不一而足，终于换得了袁世凯一句赏语：“阎锡山脑后没反骨，可以让他掌山西。”

袁世凯一死，阎锡山振袂而起，世上已无他所畏惧之人，又开始兴风作浪了。他立足于山西，稳定基业，然后招兵买马，扩大军队，谋向外发展。1924年直奉大战，他静观风向，两面讨好，只等到冯玉祥发动“北京政变”，大局将定，他立即出兵石家庄，扼断京汉铁路交通，阻挡直军寇英杰部北上，孤立吴佩孚，致使直败奉胜。

两年后，直奉联军发动反对冯玉祥的战争，阎锡山又圆滑应付，直待冯玉祥势穷力孤，败相已露，又图穷匕现，隔断国民军河南与直隶间的联系，使冯处于直、奉、晋三面包围之中。国民军虎将众多，一开始并不将晋军放在眼里，为取得主动，决定先破山西，宋哲元从杀虎口、得胜口分数路合击大同，一时气势汹汹。

阎锡山就是要与冯玉祥撕破脸，他立即公开与张作霖、吴佩孚合作，主动把部队撤至雁门关，将主力沿平型关一线布置，凭险防守，采用钉子战术，死守天镇、大同等地，使国民军不得寸进，终于知难而退。南口之战后，国民军退守西北，阎锡山继续趁火打劫，将统治地盘由山西扩大到绥远。冯部之韩复榘、石友三、陈希圣等退无所退，委曲存身，被阎锡山一古脑兼收并蓄。山西军一扩为17个师又8个炮兵团，已成举足轻重之势。

冯玉祥五原誓师后，杨虎城尚在西安苦守，刘镇华久攻不下，向阎锡山求援。老谋深算之阎锡山，不仅置之不理，反而一改与冯为敌之态度，派出老同盟会员赵丕廉与北伐军磋商参加北伐事宜。他常与人言，诸葛亮一步三虑，他阎百川不敢比古人，也应

该往前多看一步。

赵丕廉此行顺利，蒋介石素以招降纳叛为能事，阎锡山在北方举足轻重，主动接洽合作事宜，实在可喜可慰。他尊阎是老前辈（阎曾加入同盟会，是铁血丈夫团成员），盼阎能早日举事，并予以北方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之高位。

蒋介石的奉承和期待，并没有让阎锡山受宠若惊，他不见兔子不撒鹰，绝不轻易表态。直至1927年6月，北伐军底定东南，他才在“国民党山西省党部”提议的名义下，任北方国民革命军总司令，山西境内挂起青天白日旗。9月20日，通电讨奉。此篇檄文，全没有慷慨激昂之气概，反而凄婉委曲，处处留有退路，其中有妙句可供玩味：“革命本不得已之举，是以本总司令，虽师发在途，犹不惜委曲婉转，与张作霖相周旋。原冀有所觉悟，以期和平解决，乃半载以来，屡与开诚相商，终见固拒，近更庞然大，盘踞北京，不谋与民合作，只求一己之尊，且日肆以武力压迫国人，既无悔祸之心，何有改善之望？我师旅滞于途而士怨，车辆常留于军中而田荒，既忍无可忍，又望无可望，兹不得已，随诸同志之后，誓师北伐。”

话虽说得很婉转，下手却既狠且辣，当天，阎锡山一口气发出兵车达17列之多，兵分两路，沿京绥路、京汉路作钳型攻击。

这就是阎锡山的风格。

对于阎锡山，蒋介石最初是持扶植的态度。他曾暗中答应阎锡山，一旦北伐成功，北京、天津及河北地盘将均交晋系管辖，这份人情着实不薄。

蒋介石如此慷慨，有着自己的用心。1928年3月7日，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同时决定：李济深、李宗仁、冯玉祥、阎锡山分别为广州、武汉、开封、太原政治分会主席，又分别任命冯玉祥、阎锡山为国民革命军第二、三集团军总司令。5月23日，又任命

李宗仁为第四集团军总司令。这样，在国民党新军阀中，蒋、冯、阎、桂四大派系的格局正式形成。

为了削弱异己，蒋介石玩弄了一连串的权术，诸如远交近攻，扶弱抑强，先予后取，驱虎争食等等，不一而足。冯、阎、桂三系，以冯军为众，桂军为近，特别是“济南惨案”发生后，蒋为了避免与日军直接冲突，将北伐指挥权交给了冯玉祥，但又担心冯功高震主，遂暗中唆使阎锡山与冯玉祥争功，造成阎冯之间的矛盾。所以，1928年5月16日，冯军与晋军会师于石家庄，阎锡山的脸就一直阴沉着，像是刚刚做亏了一笔生意。他冷冷地告诉冯玉祥，希望划定战区，彰德以北的军事请冯军不必过问，阎已把京津视为自己的禁脔。

蒋介石也帮着阎锡山说项。

压着满肚子的不快，冯玉祥神色淡然地说：“只要军阀国贼铲除净尽了，我便已经十分满足。别的事怎么办都可以，还是请你酌夺吧。”

这不是他的真心话。

## 二桃杀三士

7月的北平，空气中滚动着燥热，碧云寺的苍松翠柏，朱栏勾檐都包裹在艳丽的阳光中，在走向景坛的这行人中，数冯玉祥最为扎眼。

他的身材本来就很魁梧，1米80多的个头配上宽阔的肩膀，就像一堵活动的墙，浑身的线条如刀劈斧雕一般地粗犷。现在，他已经走到他一生事业的巅峰，他的第二集团军无论就其数量，或者就其质量，都不遑让人，且背倚西北，虎踞中原，进可攻，退可守，在中国政坛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。

就在两年多前，他还在当世两大军阀张作霖、吴佩孚的联手

夹击下疲于奔命。1926年1月，通电宣告下野，由平地泉取道库伦进入苏联境内，名义上赴苏考察，也不无转移张吴视线，躲避打击之意。纵然如此，张吴却对冯玉祥恨之入骨，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，对国民军穷追不舍，从京畿一直追杀到南口，双方展开了一场生死战。

幸亏南方革命政府及时北伐，南口被陷之日，正是北伐军在湖南战场摧枯拉朽之时，吴佩孚虑及根本所在，不得已匆匆撤兵，国民军终于长喘一口气，额手相庆，躲过了一场浩劫。

幸亏苏联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大力支持、帮助，在库伦，落难的冯玉祥遇到了苏联顾问鲍罗廷以及国民党人于右任、陈友仁、顾孟余、徐谦等等，鲍罗廷不失时机地劝说冯玉祥加入国民党。

鲍罗廷说话很艺术，他问冯玉祥：“您拥有中国最强毅的军队，口称救国，但不知您的救国方针、具体计划如何？何时实现？假如您的救国方策优于国民党，我们可以离开国民党帮助您。”

冯玉祥拍拍脑袋：“我是个军人，不懂政治，没有具体办法，耿耿此心，只知道要革命。”

鲍罗廷神色严峻起来，说话很直率：“既然没有，就请您加入国民党，接受其主义和政策，联合一致，共谋革命的成功。这是我们的希望。”他的语调很坚定，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。

鲍罗廷的话让冯玉祥辗转考虑了一夜。在此之前，他尚未明确自己的政治态度。现在鲍罗廷在库伦向他提出这一必须抉择的问题，冯玉祥没有退避躲闪的余地，他咬咬牙决定了。

从此，苏联人对国民军慷慨地敞开怀抱，对冯玉祥充满了希望，充满了期许。中山大学校长拉狄克宣称：“现在，中国华北的革命运动正需要冯将军这样的一位领导者。”随着北伐形势的发展，1926年8月中旬，冯玉祥由莫斯科取道回国，带着苏联政府将支援他40万军队的军事装备的许诺，雄心勃勃，重返军中。9



月17日，即召集起旧部举行五原誓师，就任国民联军总司令，检点一下兵马，实力犹存，特别是因为刘伯坚、邓希贤（邓小平）、宣侠父、刘志丹等一大批共产党人来到国民联军中担任政治工作，建立起有效的政治工作制度，部队的规模和战斗力都得到扩大和提高。联军中流传这样一句话：“听刘伯坚演一次讲，当得关过三个月的饷。”

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人的威信与作用。

在苏联顾问和中国共产党人帮助下，冯玉祥制定了八字作战方针，即“固甘援陕，联晋图豫”。先得陕西，然后出潼关，沿陇海铁路直下河南，与北伐军联成一气，准备将来同南方北伐部队夹攻奉军。

冯军行动进展的十分顺利，首先取道甘肃，破西安之围，七路援陕大军先后而动。1926年9月，孙良诚不战而取咸阳，挥师急渡渭河，11月，突破西安围军刘镇华猴儿寨防线，该月底，西安宣告解围。1927年3月11日，冯玉祥决定向东进军，以配合武汉方面北伐行动，会师中原，发布了讨奉檄文，向张作霖宣战。檄文宣称：“本总司令，亲率20万兵力，东出潼关，会师许郑。”

何等豪迈，何等意气风发，如今的国民军已是气象一新，昔日被人逼得无路可走的窝囊样一扫而光。

与此同时，武汉方面也为了配合国民军的行动，举行第二期北伐，1927年4月19日，武昌南湖举行第二次北伐誓师大会，至月底，各参战部队已越过豫境完成在信阳和驻马店附近的集中。5月中旬展开攻击，连陷西平、遂平、上蔡、沙河、逍遥镇，最后在临颖展开决战，奉军少帅张学良铩羽而归。6月1日，汉方军队与冯玉祥胜利会师于郑州。

胜利的成果却尽归冯玉祥所有！考察河南战场冯军的表现，委实让人不敢恭维，曾有人讽刺说：张发奎损失8000，唐生智损失